



生活周刊 × 毛冠帅

Q: “人”在你的作品中是一个典型意象，你曾经说这些“人”的创作出自于自己的潜意识。那么，在你的潜意识中，这些“人”的形象象征着什么呢？

A: 在我目前的状态下，如果你大范围地说“人”，我其实没有办法谈论。因为在这个阶段，我是在大胆地探索，做每一件作品的心情、心态，差别非常大。不能笼统地讨论一个概念，只能具体地探讨一件作品。

Q: 你说现在你的作品大多出自于自己的思考，通常思考的主题是什么？

A: 和人本身相关。比如，我在奈良美智的作品上看到一句话“I don't mind if you forget me”，我不介意你忘记我。这句话是让我非常有感触的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对于创作者来说，是一种“无我”之境，是我自己向往，但是还没有达到的境界。

Q: 之前你说很多作品的灵感都是来自于生活的瞬间，什么样的瞬间能够引起你感性的感悟？其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瞬间？

A: 最近做的骨骼系列，灵感来自吃羊肉骨头粥时，看到粥里的羊骨。当时觉得，羊骨线条非常美，就想到了抽象雕塑家布朗库西的作品，就想把骨骼作为作品的主题。骨骼是事物组成的基础，也是事物的根本，它本身就具有思考的价值。

Q: 把写实的東西，转化为木雕的作品，难点是什么？

A: 这两年，我很少专注于技术上的突破，而是更注重思想上的突破。比如，最近有一件作品，是为狗年创作的，叫作《远方的狗》。我收集了古代各个时期不同的狗的造型，筛选其中一些合适做成木雕的，加上颜色搭配、造型的改变，这是一个很自我的过程。



《无聊的星期六下午》

为什么是星期六的下午？什么样的人会将水果和蔬菜，用竹签插在一起？这件雕刻中，最主要的不是水果，而是背后的人，放松、无所事事的状态。理性与感性的平衡，是一件作品停下来时候。

✦ 用雕塑的形式把这些脆弱、易逝的光景和情感记录下来，我很享受作品完成后，远远地观察着它们，仿佛作品所处的时间停止了，而我在这之外凝视着它们。

感性与理性平衡，让“作品”停下来

如果说，在毛冠帅的雕刻生涯中，有一个转折点，那恐怕就发生在2017年6月，那是他第二次举办自己的展览，相较于一年前的第一次展出，这一次展出的作品，少了实用性的木器，更多是偏艺术性的创作。这也让毛冠帅的心情更忐忑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喜欢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愿意将自己的作品买回去，结果出乎意料：“大概在开展两三天以后，作品基本就被喜欢它们的人买走了。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，让我觉得，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。我可以在很良性的循环里，去坚持



《消失的人》

很多东西，可能不会再做了，即使重新雕刻，也不是同一个概念，而是新的开始。但“消失的人”这个概念，还可以再创作，甚至用不同的材质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很多人是会消失的，应该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情感。

自己的精神思考。”

之前的作品，更多出自于自己的潜意识，而现在，创作有了自己的立足点，思考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。白天，在工作室里雕刻创作，晚上回到家里，画油画、听音乐或是看电影，这些看似闲暇的时间，却没有一刻不是在思考的状态里。后来，他在回溯自己思考的内容，写道：“昆汀的电影我都看过，其中公认拍得最好的是《低俗小说》，不过，我最爱看的是《杀死比尔》系列。看这两部电影的过程，就好像让我做了一场长长的梦，整个电影中我一直在享受导演的创造力和天赋，昆汀不是在拍电影，而是在玩电影。我注意到有人问‘女主角的武士刀怎么可能带得上飞机？’我心疼这个观众，这么理性的人是不适合看这个电影的，或者说，看这两部电影，是不适合带着如此理性的心态，而是要带着欣赏艺术品那种感性的心态去感受。生活中很多事情是需要理性的，甚至说大部分的事情都是需要理性的，但在谈论电影或是艺术的时候，我想多一点点感性。”

感性与理性的平衡，是毛冠帅作品中探讨的一个主题。他的木雕作品中，有一个系列，名为“静物”，试图用木雕的形式，去留住转瞬即逝的那一瞬间。这一系列作品的主角，通常是有机物，因为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变化。在无数的瞬间里，截取一瞬，永远地把时间停滞下来，也就永远把它们的美感保留在了那一刹那：“我自己也很喜欢种植物，到了春天，每一天都会有新叶长出来，这就是大自然带给我的感受。它们的变化，它们的生命力，我很惊讶这些改变。”

与雕刻人像不同，“静物系列”为了表现时间停滞的那一瞬间，表达方式就需要更为写实，而这就增加了作品中理性的成分：“做静物的过程，实在是太理性了。平面和雕刻也不一样，用画画画梨，我都不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过程。因为在绘画的过程中，你会有很多感性的思考，比如为了区别物体的明暗面，你就要用不同深浅的颜色去表现，这一方面，没有标准答案，需要人为去思考很多。但是用写实的方式去做木雕就完全不同，这个过程是很理性的。但是，当你把这个过程，最终服务于自己想表达的主题的时候，这件作品就会变得有意思起来。” ●

